

五燈會元

七



五燈會元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天皇道悟禪師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龍潭崇信禪師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叢頭全叡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青原下六世

叢頭叡禪師法嗣

瑞巖師彥禪師

羅山道閑禪師

聖壽院嚴禪師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長慶慧稜禪師

鼓山神晏國師

翠巖令參禪師

報恩懷岳禪師

泐潭寶峯和尚

六二

雪峯義存禪師

瑞龍慧恭禪師

高亭簡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香溪從範禪師

靈巖慧宗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保福從展禪師

龍華靈照禪師

鏡清道愆禪師

安國弘瑫禪師

別具卷

# 府

毗龍道溥禪師

金輪可觀禪師

大普玄通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鵝湖智孚禪師

化度師郁禪師

隆壽紹卿禪師

仙宗行瑫禪師

永福從弁禪師

雲蓋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洞巖可休禪師

法海行周禪師

龍井山通禪師

龍興宗靖禪師

南禪契璠禪師

越山師鼎禪師

福清玄訥禪師

南臺院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大錢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和龍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極樂元儼禪師

芙蓉如體禪師

慈鶴山和尚

大瀉山棲禪師

潮山延宗禪師

普通普明禪師

雙泉山永禪師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白兆志圓禪師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瘠。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素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空寂。誓

怖畏一日遊於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  
 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  
 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固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  
 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  
 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  
 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  
 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聲震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  
 心後卜荆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  
 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  
 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鑿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  
 必能福我乃中青潛往哀請有昇而至時江陵尹右美射裴公  
 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  
 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

天卷五

三

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自曰淺  
 草易為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  
 吾柰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  
 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六  
 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  
 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二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郢東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  
 龍潭傳傳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  
 備備再傳為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  
 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  
 矣道悟同時有二一人住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荆  
 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  
 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  
 郎平章事荆南天皇度使血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  
 悟諸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龔律師  
 師出家二十三歲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  
 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也德圓  
 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共  
 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其端緒

山

洞

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葺  
 茲於怒怒今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纒歸乃見徧街  
 烘烘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不  
 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  
 濕衣節使使重伸懺悔道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額號  
 師常云快活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又云西羅王來  
 院主問曰和尚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河  
 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滅當元初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  
 嗣法一人曰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姓張氏婺州  
 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  
 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于杭州竹  
 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後於荆南  
 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  
 有天皇廢寺靈鑿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  
 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贊曰  
 開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  
 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玉道悟名在峯裴相國宗趣狀  
 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德與撰馬祖塔銘載弟  
 子慧海智哉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召夏卿張無益著書  
 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為悞然佛國白續登錄叙雪竇  
 顯為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為馬祖之一達觀類以  
 耳今以二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立石素碑而文符  
 開以龍潭而於馬祖法嗣下曲入天王道  
 文三  
 四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  
 尚為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  
 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  
 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别有旨乎遂造而問焉  
 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師聞之頗曉立旨因投出家皇曰汝  
 昔崇福善今信五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  
 到來不蒙指示八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  
 何處指示皇曰汝奉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  
 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  
 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生思遙  
 緣放曠但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一警中

# 春

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着何處師曰有處印日來有  
左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作時也  
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  
翱刺史問如何是長身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尚師曰此猶是八小之言

##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蘄州周氏子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  
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  
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  
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一劫學佛  
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我當樓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出蜀

二天

五

# 禪

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搥曰箇  
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  
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余聞經道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父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  
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  
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  
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  
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  
座謂衆曰可也不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  
時向孤峯頂上立言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顧視

寺

付

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時師曰無無便出三日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却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應曰宜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無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下眾曰今

五打十

未呈

六

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

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語作兩極本覺云叢林中喚作欄下語且德山

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廢生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

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鎊錐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

頸近前曰因法眼別云云女向甚遠處下手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

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

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

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

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倚問如何是佛師曰佛

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

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去與

久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鐵



# 物

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深福問和幾折

山更待幾道復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以刀方中

後如何云長聞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

云長聞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

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

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

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一老人尋

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云祇如臨濟道我從上

前疑着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新看

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

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

有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有無對上堂我先祖

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

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

六八六

驢撒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

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

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

轉身便唱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

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

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

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

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

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唱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眾曰捫空追響

勞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

十二月三日也謚鬼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即易道云

事

始終難道曰某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有一年  
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兀那堪待客問僧  
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  
曰恁麼則闍忽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  
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參  
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  
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  
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拈物時又作麼生巖頭  
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叢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  
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爲友自杭州

百七六

五十一

天長

八

日

大慈山遷迤造干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  
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  
云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然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  
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  
曰全叢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  
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久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  
叢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擲雲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  
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拈鉢向甚麼處去德  
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聞令  
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後示果三在少一

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

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

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

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

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

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

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

曰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

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

聲前古堯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

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

五灯

卷三

九

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

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

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擊

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

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

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來山下一

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閣黎僧曰恁麼則珍重

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

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

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

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

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師

與羅山小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曰子指

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歌次曰豈非問  
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  
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  
抵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  
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  
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  
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  
師引頸近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  
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  
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  
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  
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  
汝還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  
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  
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  
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  
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  
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  
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  
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  
邊圓相響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  
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  
是毗盧師師曰道其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  
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  
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  
意如何師曰務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問起或  
停時如何師喝

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路逢猛虎持  
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者明萬丈  
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咤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  
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適後人  
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曰作嘯聲師嘗謂眾曰老漢去時  
太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晏如  
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傷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  
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  
獲舍利四十九粒眾為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薑茹  
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為之動容年十二從  
其父遊莆田玉澗寺凡屢立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  
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一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

丁六

五打七

天皇

十一

又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剎院徒侶翕然  
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叢頭至澧州龍山鎮阻雪  
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  
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遠箇漢行脚到處被也帶累  
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瞋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  
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曾曰我這裏未  
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  
揚太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曾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  
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  
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奉  
著又見洞山過水渴曰切忌從他見迢迢與我疎渠今正忘我  
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  
一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

皇三我當時

心桶底脫相以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去 廷芳王師曰他

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習襟流出

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

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

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却

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

斫槽米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

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

生師休去洽賜代云某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

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

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

師曰不識山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

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

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

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為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報時如

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

伊依蔭為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

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云無對無對云更問如何是佛

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

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

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

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

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

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

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處來曰神光來

師曰畫夜作火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由 曰無對師曰代

曰曰也。平西地歷問古人有言知有佛。由之語話分。

如何女評話師把住曰道道無對師遂踢倒杓當下汗流河

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

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眾曰此箇水

牯牛年多少眾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為甚麼

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

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

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

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

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

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

五十一

五打十

五至

十一

馬

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

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

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

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

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

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

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

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云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萬字如

酒屬我在果壽細云為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

心動當打佛解處別有道理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車上座

待立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切師行脚

時矣

和尙纒高門右問誰師曰鳳

曰作麼師

曰來

才觀石便開門搔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門却門師

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噯酒糟漢向甚

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尙商量了師

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

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

全坦坦應諾師曰契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

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

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速去懺悔年沙云山頭

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太王何不蓋取

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明云一僧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

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與轉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於過師問長慶古人道

十三

五灯七

天皇

十四

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湖別問僧甚處來曰藍

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

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案門以拄杖

擡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兒始得然雖如

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

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

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

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

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

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

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

天下八不赤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曰問曰才

收容曰

雪峯雖與我同條牛不與我司

要未後司



仙言 堂盡六地播不如粟米粒大拋

鼓普可考曰有曰作麼生問曰不可道還有出頭不得與問

籍不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

你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

麼生與我談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久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

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澆水時有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

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

領徒南遊時黃湜槃預知師至搯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

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

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

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

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

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

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

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

曰祇是人人底王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

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

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

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

某甲如今太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

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

座衆集定師輓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

燒火咄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

拋入史記明古澗寒泉時如何曰史記

史記明古澗寒泉時如何曰

如何 曰不似口入借奉沙趙州曰不似 八不似後者孔

裏入以口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

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你禮自此不共話師因問上封柑橘

各一顆遺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名字不同師遂依

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

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

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

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

閣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

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

嶺外來師曰還逢達麼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

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言師曰

途中善為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

指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問三乘十二分教為凡

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

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昏

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執引玉法眼別云官

自賤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

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

尚問不着師曰我問不着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

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

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

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問師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

王如心共長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云

八道上 打意作麼生 山云 問天盡此言 以師了言 當

不還 言否 上告 北其 小道 匹法 汝 以我

角汝之 其處 捫摸 僧問 解福 如 甚麼 言 教 便 似 於

師之法 席常不減 千五百衆 梁開平 戊辰三月 示疾 閩帥命醫

師曰 吾非疾也 竟不服藥 遺偈付法 五月二日 朝遊藍田 暮歸

澡身中夜 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 白兆問家內 停喪請師 慰問師曰 苦痛蒼

天曰 死却爺 死却孃 師打了 趁出師 凡接機 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慈禪師 福州羅氏子 謁德山 山問會麼 曰作麼山

曰請相見 曰識麼 山大笑 遂許入室 泊山 順世 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 在德山為侍者 一日同入山 斫木 山將一椀水

與師 師接得 便喫却 山曰 會麼 師曰 不會 山又將一椀水 與師

師 又接喫却 山曰 會麼 師曰 不會 山曰 何不成禱 取不曾 師

曰 不會 又成禱 箇甚麼 山曰 子大似箇鐵 擗住 後雪峯訪師 茶

五打十 十七

謫次 峯問 當時在德山 斫木 因緣 作麼 生師曰 先師 當時 我

峯曰 和尚 離師 太早 時 面前 偶有一椀水 峯曰 將水來 師便度

與峯 接得 便潑却 雲南云 莫 壓 為 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 參德山 隔江 纔見 便云 不審 山乃 搖扇 招之

師 忽開悟 乃 橫趨 而去 更不 回顧

青原下六出

巖頭 叡禪師 法嗣

台州瑞巖師 彥禪師 闔之 許氏子 自幼 披緇 秉戒 無缺 初禮 巖

頭 問曰 如何 是本常理 頭曰 動也 曰 動時 如何 頭曰 不是 本常

理 師良久 頭曰 肯即 未脫 根塵 不肯即 永沈 生死 師遂 領悟 便

禮拜 頭每 與語 微疇 無惑 後謁 來山 山問 甚處 來曰 卧龍 來山

曰 來時 龍還 起也 未師 乃顧 視之 山曰 灸瘡 癩上 更著 艾焦 曰

和尚 苦步 此作 其熱 山休 去師 乃問 山曰 即易 下與 衆即



向當此事如何辨明師舉女意世曰乞升世慈師曰太遠也

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

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

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

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

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

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對師曰

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山云石僧辭保福福

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

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

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

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私有

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

五灯七 天皇 十九

乘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持為辨

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行僧

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軫

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顯

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

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

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

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

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

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枕覲彌

猴曰將此充糧食師時如何古劍獨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

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

六峰後是虎狼師曰正當恁麼時如何下自在問三界誰為

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運化上堂集眾又展左手主事因泚  
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  
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  
曰額上珠爲何不見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  
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  
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  
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  
詐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  
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  
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什麼

五八

五月初七

宋

二十一

雪峯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  
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弃舟投芙蓉  
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纒接氣常終日  
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  
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  
室咨決因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  
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  
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  
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  
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往後上堂佛道閑曠

無有狂途無門解形之門無意道人之音不在三際故不可昇  
沉建立垂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  
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  
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  
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  
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  
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  
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  
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  
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  
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  
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  
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

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任叫喚  
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  
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顛十地鬼  
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  
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  
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  
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  
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  
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即便過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竟不散底死人  
真真漠漠無覺血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  
不是限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  
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

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為。意度建立。垂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守不得。又立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辦得麼。若辦不得。恰似捏自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越讚切古困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抵如從上宗來。是諸

五灯一

天皇

一一一

佛頂族汝既為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求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太出脫。太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護。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抵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



以道諸行無常。直具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跏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表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

大賺人。知麼。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出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土諸魔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壽<sup>切</sup>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太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群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必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共不了明朝以日入驢胎馬肚裏空犁拽杷銜鐵負鞍確壽魔<sup>六</sup>水火裏燒<sup>去</sup>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為甚麼無主山曰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

峯次有二僧從階下過。占此二人堪為種草。師曰：某甲不與  
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靈峯指火曰：三世諸  
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  
不許攬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  
聽。南際到靈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雄。我能知。長老作  
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  
辛苦作麼。靈峯普請畚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眾曰：看看以  
力。為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眾愕然。峯曰：俊哉。侍  
靈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  
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按  
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靈峯曰：世界闊  
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  
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生。普

云

打七

天皇

廿二

台

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竄。師王公待以師禮。  
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  
又曰：可惜。如許太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  
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  
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  
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  
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抵成得  
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抵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  
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  
知識。始待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講得可中。純舉  
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抵如靈山。

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不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若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任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擦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忘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主。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

五折上

天皇

二十六

第

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闍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汝無對。歸宗云。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准謾他。兼亦自謾。法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使會三種病人。雲峯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平。又道。不見。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人。上。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者。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

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一他退後門曰汝不見患盲麼復喚近

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見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明曰汝不

是患瘧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

不敢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

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

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

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

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

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

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柔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

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問古人皆以瞬視接

又未審和尚以何接入師曰我不以瞬視接入曰學人為甚道

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問凡

有言句盡落褙襴不落褙襴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

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

却你曰為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為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

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

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

尚下船立覺代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

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

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太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

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白

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

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下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

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下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

五十一 天星 七

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本覺云一服恁麼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

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若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闍帥請師辨驗師以鐵鉢助敲

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師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法眼代云太師父受大王供養師南

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湜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燈別云今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敲日更好笑

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揔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法眼別云和尚莫欲歌去師以杖拄地問長

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峯打鼓

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

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本覺云抵如此二尊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

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抵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

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

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云大善友通到禮觀師曰你在

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方通祇是開箇信養明晚來一物去爭  
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若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  
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  
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  
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  
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  
云未幾登樓時一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  
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  
同安顯別云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  
相師來也  
保沒開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  
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

問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不差也不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  
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  
須勘過始得至晚眾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  
沒實有正悟對眾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  
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  
可更其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  
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  
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騎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誦上座  
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  
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誦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為當抵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以問二坐位作麼生上祇業

和尚

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願師下教誰曰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且自問

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抵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意作麼生師來往雪

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

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

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

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

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師問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

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

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

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

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

之四七五灯七 天皇 三十

但知就又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各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

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

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

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

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

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

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妻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

久曰莫道今夜較此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太遠在上堂堯言道伴交

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也却近了我算

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上一棒心又向



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見。」

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事到來則女向尋

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

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

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揔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

曰：「揔似今日，老胡絕望。」直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安國瑄和尚得師

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麼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

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道。和尚若行此棒，不

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

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云：此是語話云。

五灯七

天皇

三十一

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法眼代云：繼

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叫叫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一僧。

曰：「大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

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

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閩帥夫人崔氏奉道師遣使送衣物

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追來呈信，還

慳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曰未。

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

十五禮

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

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

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

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

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雲居錫云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

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

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

子慶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歸來未別解問雲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

五月初七

天皇

三十一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

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

頭入僧堂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

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

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

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

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

則群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汗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

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為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

會師曰瞋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

得未免喪身喪命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喪命也無師

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得未免亡心

作家作家曰是甚麼行師曰一

同即

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律作人

痛僧無對平覺代云問摩騰入漢一分明法

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又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又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又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麁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

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捉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麁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麁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一曰若與不處

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

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

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

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目僧喫飯乃拓

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

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

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

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

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

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甚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

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借取眉師問僧毀裏底

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

是汝謾我閻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曰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

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

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贊云徒

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遞掠看

曰若不點兒幾成遞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

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

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

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

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和尚見問如何是火

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闢多少

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

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

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禪問學

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曹匡

曹匡

甚廢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知多少了去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侍者屈隆壽長老

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然恩愛

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閩帥奏命服一日示微疾

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

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忘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忘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

力困劣別無他抵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

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

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

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

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違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

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戒削其

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非繩而

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即

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

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

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

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久舉要且不識南

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

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

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

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為人心不等巧

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古空

患既除中道須遺鼓山所以道句不出機言非展事承言者

滯句者迷不唱言則寧談句後直至釋金

滯句者迷不唱言則寧談句後直至釋金

滯句者迷不唱言則寧談句後直至釋金

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入也。此諸仁者入也。

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

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黑隨

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

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狂河俗余無風徒勞展掌曰如

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

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

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師與招慶

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恪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

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

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咩咩問如何是

向上關挨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

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

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

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

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死如何是劍師曰拽

出這死屍着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

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敲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敲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問僧

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

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

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

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

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父承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

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耻麼師復

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

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  
聖攝不得古今溥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  
被他驀口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  
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向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  
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  
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  
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  
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  
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  
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  
打趲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峯之堂  
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拍半月

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  
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任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  
顧衆曰乞取此子乞取此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  
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  
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  
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  
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  
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吽吽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  
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麼來曰  
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  
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  
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子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

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  
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這裏即不然須知毗盧  
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  
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朱口即不  
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  
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  
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  
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  
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  
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  
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段馬

何勞鞭影晉禾福丁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今參承明禪師安云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

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二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  
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

關解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如何是向

芝云爲乘竭力揭出私門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

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

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

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

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

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嚀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

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曰遷龍冊



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忞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嗔罵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謂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恁麼為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取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我使

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  
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  
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父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  
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  
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  
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  
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  
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愁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  
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  
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  
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  
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禱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禱伊麼

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  
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  
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  
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  
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鑿作打勢頭便走師召  
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  
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  
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  
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有甚麼  
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  
師曰如今恁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  
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師見僧學書延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聽師曰一上一下分三

分著地。曰：今日又以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旣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綠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卽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公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公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這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

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貳？師曰：打水魚頭痛，驚寐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柰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學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兩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盞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和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柰出處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三十一 五打十 天皇 四十一

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陟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生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搗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舌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負其得失兩

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躡。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予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覆冰何得步參差。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上堂莫道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已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鑿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齧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父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其爲甚麼道

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蹋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躡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治得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

墨堪作甚麼問師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孝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柰何曰為甚麼不柰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不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却

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二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烏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御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行見芋葉

五九

五十一

五十二

四十六

四

動筆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御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幾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點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

福州僊宗院行瑄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奔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為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



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  
長慶道盡法無民求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  
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  
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  
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  
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  
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北府人也初謁雪峯禮拜次峯  
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  
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  
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六十五

三十一

三

四十七

六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孟儒者博覽  
古今時呼為張百會謁師師問其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  
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  
是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死問如何是向上一路  
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  
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  
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  
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  
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  
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誓充飯頭。分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卑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辭鑿鑿。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一語於清風樓。齋坐。夕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

何師曰。聞黎即今在其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索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五六一

五七一

四十九

四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佯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底。甚麼。師曰。甚。語。問。又處。暗。

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妻師曰莫閉口作夜叉曰恁麼  
即優曇華折曲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  
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  
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  
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  
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拍祖佛  
盡迷蹤

洛京慈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慈鶴師以兩手闕云鶉鳩鳩鶉風  
云鶉喚一聲噴字由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  
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  
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

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搗師曰賺却多人問不  
假匆匆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  
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因魚止滌曰恁麼則真道人也  
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死曰如何是山中人

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求問如何是

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衣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

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  
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長老慈悲  
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師曰頃息諸緣師曰向上更加

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生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講旬日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搔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聞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峯解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更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師曰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出手而出峯曰不見我那師

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不肯峯曰一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少和尚較此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盟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敲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因測乃駁師一拳敲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隻聖箭

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某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乎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文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南嶽般若惟勁寶闍禪師福州人師雪峯下玄沙深入玄

奧一日問鑑上座問汝註楞嚴否鑑曰不師曰支殊作  
廢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材傳曰魚真先  
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願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  
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  
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  
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窻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七

真子德壬申七月日





